



落日胜景

◎钱咸华

永不消逝的生命之光

◎贲义平

2019年4月的一天,石鲜岩、徐旭初、周兰芬、徐曦四人来到如皋市江安镇的大圩四号、余家圩,然后又去了镇江北固山。他们此行正是为了了却一位革命老前辈的遗愿,将其永不消逝的“生命之光”洒在了他的衣袍之地和他驰骋过的沙场。

老前辈名为李士伦,1927年10月出生于如皋西南乡的大圩四号(现江安镇百新村)的农民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上过私塾,曾在周庄头县立高小读书。

聪明、豁达、机智、勇敢又有文化的他一心向往革命,立志要为穷苦大众贡献毕生。1944年3月,16岁的李士伦当上了江安区百新乡儿童团团长,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新市、西来、南小庄据点的日伪军经常下乡扫荡,他带领儿童团员在村头站岗放哨,密切注视敌人动向,一有情况立即向上级汇报,多次使老百姓免遭生灵涂炭。

1944年6月,李士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同年7月,任如皋县江安区百新乡财经主任。1946年8月任江安区百新乡乡长。此时的李士伦刚满20岁,正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号召力、影响力越来越大。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向社会公开悬赏缉拿,意欲除之而后快。1947年,苏中地区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白色恐怖笼罩,地主还乡团疯狂进行反攻倒算,革命形势处于暂时的低潮。为了有效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解放区人民的革命斗志,保卫革命斗争成果,区乡领导在李士伦家的密室开会,研究部署行动方案。不料被坏人告密,附近新市据点的敌人直扑他家。放哨人连发紧急信号,好在屋后河水浅,李士伦带着与会人员从后门直接蹚河分散转移。敌人扑了个空,恼羞成怒抓走他的大嫂石征美,逼她交出李士

伦。一个裹着小脚的娇小女人被严刑拷打得死去活来,始终未吐半字。当天夜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残忍的敌人竟然将她捆着装上船要扔进江里,船工在她再三求告下良心发现,把一块石头扔进江水蒙混押解的敌人,然后放了她。而她在黑暗中的麦田里整整爬行一夜才摸到家门。

又一天下午,李士伦被敌人眼线盯上不幸被捕,在押送途中趁敌不备,猛力挣脱绑绳拔腿就跑。敌人在后边紧追不放,密集的子弹从耳边飞过。情急中,李士伦钻进一条巷子,一个箭步跃进了余家圩一户人家院子。女主人听到枪声很快明白了一切,立刻将他拉到后屋,叫他赶紧躺到床上,头上扎一根布条,盖上被子蒙着头,又将马桶踢翻在地,尔后放下门帘。刚到院子里,敌人赶到,反复盘问女主人,家里有没有外人进来,女主人坚定地回答:没有!只有儿媳妇病倒在床上,求求你们不要吓了她。敌人撩开门帘,一股臭气袭来,又见满地粪便,连忙捂着鼻子退出。就这样在女主人机智的掩护下,李士伦逃过了一劫,从此也多了个救命的妈妈。

1948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解放区面积和人口大幅增加,土地改革深入开展,老区江安更是如火如荼,全国解放的曙光在前。李士伦瞒着父母来到横家岱部队驻地,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华东苏北如皋独立团政治处书记兼统计干事,年底调任华东苏北如皋县城防司令部书记,1949年4月任华东苏北如皋县大队书记兼干事。1950年,李士伦赴朝作战,任志愿军后勤一分部警卫三团三营八连副指导员、后勤一分部汽车五团政治处助理员等职。

1950年,他的同乡同学、19岁的石征琴听说李

士伦去了朝鲜战场,也瞒着家人参加了志愿军,改名为石华。她先在苏州接受医疗培训,然后寻着李士伦的足迹走到了一起,共同的革命志向和人生抱负让他们结为夫妻、革命伴侣。1958年,他们带着女儿和儿子回到祖国,石华被安排在苏州医学院工作,李士伦到第二政治学校学习深造,毕业后任解放军汽车五团政治处助理员、镇江汽车学校政治部宣传科干事等职,1984年12月以副师职离休于天津总后第一干休所,1988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2010年6月在天津逝世。

李士伦忠诚于党的党性原则,浓厚强烈的家国情怀、清正廉洁的人格魅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让人难以忘怀。从向党宣誓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从地方转部队到援朝,回国后从镇江辗转重庆再到天津,易职25次,历练数十个岗位,从未怨言,只是奉献,这正是对党的忠诚与信仰。他从未向领导打招呼要求照顾子女及亲人,而是要求子女们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前途。当得知儿子李亚力(原名苏朝)在山东部队因意外事故牺牲时,李士伦强忍丧子之痛,平静地说“当兵打仗总要死人的”,而面对当年的救命恩人,他却双眼含泪深情地连叫几声“妈妈”。他光明磊落,当见到同事看电影时令勤务兵打水给他洗手,毫不留情地批评:“你这是官僚!”他非常好读书,手不离马列和毛泽东选集,能文善诗,却未能留下非凡一生的个人传记。他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面对死亡视死如归,展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的浪漫情怀。他生前遗言,魂归故里,灰洒山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就是百岁人生,戎马一生的李士伦,江安红色土地上的骄子,永不消逝的生命之光。

处暑

◎陈克勤

知了 夹杂着蛙鼓  
从树梢 墙角  
从所有的暗处  
此起彼伏  
喧嚣着这个三十七度  
秋天的  
汗畅淋漓  
远处 两道闪电倏然划过  
夜空下  
村庄和田野轮廓分明  
水稻在下面悄悄拔穗  
闪电后面  
传来几声清晰的狗吠  
村庄安静地吹着空调  
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  
任室外交响乐  
乐此不疲地上演

星空下 闪电消失处  
蓦然看见儿时的村庄  
还是同样的蝉鸣  
还是同样的树影热浪  
大人们摇着蒲扇  
围着汗流浹背的二大爷

听他 用抑扬顿挫的土话  
唱着小曲  
男人们肆无忌惮地笑着  
女人们一脸迷恋地听着  
孩子们光着屁股坐在  
沙地上  
热了  
就扑通一声跳进旁边  
的水沟里洗澡  
老槐树下 骨瘦如柴的我  
依偎在母亲怀里  
她叹息着 不停地为我  
扇着扇子  
就这样我半死不活地  
熬过了处暑  
然后 终于  
在气温降下来的秋分  
大病痊愈  
那个时候  
没有空调 没有风扇  
没有电视机席梦思  
也没有保尔·柯察金和  
阿凡达

两根网线牵出温暖情缘

◎崔性平

暮春时节,白墙黛瓦间飘着槐花的甜香。

海门区三星镇林西村95岁的黄爷爷正戴着老花镜,认真擦拭着电视柜上的全家福。照片里,儿孙们笑得灿烂,只是每次回家,孩子们总对着信号微弱的手机摇头叹息。这一天,江苏有线海门分公司的社区工程师顾敏浩背着工具包叩响了老人家的门。

“黄爷爷,我来收数字电视费的,顺便给您说说我们的新业务。”顾敏浩蹲在老人身边,从帆布包里掏出打印工整的资费单,用红笔圈出适合老人的套餐,“您看,这个套餐既没涨价,还能让孩子们回来时畅快上网。”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真的吗?我就怕那些弯弯绕绕的费用,你们广电不会骗我这把老骨头吧?”

顾敏浩笑着握住老人布满皱纹的手:“您放心,我们广电是老字号,所有费用都明明白白。”当天下午,他就爬上爬下调试设备,临走时还特意用大字写好路由器开关步骤,贴在电视旁的墙上。

而在约五公里外的彦英村,93岁的顾汉祥老人正

和儿子顾庆前视频通话。“爸,等周末带孙子回去看您。”屏幕里孙子挥舞的小手让老人笑得合不拢嘴,可卡顿的画面总让这份喜悦打了折扣。

第二天,网格工程师周建刚带着设备上门时,老人像见到老朋友般迎上去。“小周啊,快给我讲讲这宽带怎么回事?”周建刚没有急着推销,而是陪老人翻看墙上的老照片,听他讲年轻时修水渠的故事。直到夕阳把窗棂染成金色,老人才放心地签下协议:“就冲你这耐心,我信你!”

如今,两根细细的网线,一头连着老人期盼的目光,一头系着江苏有线人的责任。黄爷爷学会了用视频和重孙女聊天,顾汉祥老人的院子里时常传来孙子玩手游的欢笑声。每当工程师们上门检修总会被硬塞一把热乎乎的炒货,或是喝上一碗香甜的绿豆汤。这看似普通的宽带业务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服务与消费,成为跨越年龄、传递信任的情感纽带,见证着江苏有线人与客户之间最真挚的温暖情缘。

